各地新亮点

□ 本报记者 喻 剑 杨阳腾

广州南沙塑造高水平开放新优势

珠江口晨曦初露，广州南沙灵山岛尖，小马智行的无人驾驶乘用车穿梭于智能路网中，时而自如转向、时而减速避让。“创业8年多来，小马智行的自动驾驶系统已历经6代升级，即将开启第7代车规级自动驾驶软硬件系统方案量产征程，这一蜕变离不开金融的精准‘滴灌’。”小马智行副总裁莫璐怡表示，《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南沙金融30条”）的出台让人振奋，将继续为南沙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引来资金活水，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链协同，推动“科技—产业—金融”深度循环。

从2014年“南沙金改15条”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建设金融服务重要平台”的要求，再从2022年的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等多项试点到2025年的“南沙金融30条”，这一桩桩、一件件利好政策，为南沙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充分赋能，也见证了国家战略与南沙发展的同频共振。“‘南沙金融30条’将南沙定位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金融创新功能的承载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重要节点，这一政策定位较以往更为明确，旨在将南沙打造成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开放平台和枢纽，对于南沙而言，这将是全新起点和重要契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谢宝剑说。

图为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资料图片）

聚焦实体领域创业创新

“南沙金融30条”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围绕将广州南沙建设成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金融创新功能的承载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重要节点，部署了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加强社会民生领域金融服务、发展特色金融服务、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与交流、完善金融监管机制6个方面27项金融改革创新工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出，是我们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金融服务支持创业创新，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说，“南沙金融30条”有三方面的突出亮点和特色：一是突出“立足湾区”，重在创业创新；二是突出“协同港澳”，重在金融服务便利化、现代化、数字化；三是突出“面向世界”，重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从金融视角看，南沙推动战略性产业升级，关键在于依据不同产业特色与需求，构建多元、精准且富有创新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与产业发展的高效匹配。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建立金融资源与实体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机制。”谢宝剑表示，一方面要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的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模式，整合银行信贷资金与外部投资机构的股权资金，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产业与科技的融合，搭建产业与金融机构的对接平台，使金融机构深入了解产业发展态势与企业具体需求，进而精准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借助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效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风险评估与管理，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与精准度。

“农行广东省分行将聚焦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以专属金融服务，更大的信贷支持，助力南沙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产业集群。”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州分行行长冯必凤介绍，近3年该行聚焦大湾区“一点两地”建设，向南沙区内超500家科技型企业、超3000户普惠小微客户发放贷款40亿元，科创、民营、绿色等重点领域贷款快速增长；率先在南沙成立百亿元规模专项产投基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南沙金融30条”发布后，建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行深入调研外资企业资本金入账需求，成功办理首笔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直接入账业务，实现“境外资本金—境内账户”直通模式正式落地，成为“南沙金融30条”政策实施后的首批实践案例之一。“建行将以‘南沙金融30条’为契机，创新推出系列金融产品，在支持大湾区创新创业、跨境支付结算便利、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领域深化服务国家战略，充分发挥‘金融港’资源配置优势。系列产品计划将为南沙建设‘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金融动能。”建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行行长王凯表示，建行自贸试验区分行将充分发挥境内外互联互通优势，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对南沙体系化、特色化的服务。

“科技创新是国家政策所向，也是汇丰业务增长和金融支持的重点。”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王海宏介绍，我们设立了汇丰新经济信贷基金及专门服务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团队，通过粤港业务联动协助境内外科创企业用好两边的资源，释放创新技术的市场潜力。未来，还将在南沙拓展汇丰的科创企业服务，支持南沙科创产业发展。

“协同港澳”推动互联互通

探索试点开展信用卡视频面签、探索推进征信产品互认、推行专业资格互认和专业服务跨境执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享受当地创业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南沙金融30条”重点任务中关于“加强社会民生领域金融服务”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举措，让在南沙创业3年的香港青年练仲纬深受其益，他说：“便捷的生活场景、架梯搭台的贴心服务，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提供在南沙发展事业和生活的全新舞台。”

“南沙金融30条”提出支持广州数据交易所完善数据流通交易综合性服务，与香港获许可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加强合作对接，创新数字资产交易服务方式。“广州数交所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核心枢纽，面向大湾区积极探索以创新模式推动跨境数据交易服务，与香港数据企业和科研院校对接交流，打造数据流通和数据资产化服务生态。”广州数据交易所总经理助理邹咸宇表示，广州数交所将依托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对接，推动典型数据应用方案出海，帮助优秀的数据企业在香港落地发展，也将引进香港成熟的解决方案和优质数据企业，推进粤港服务基地建设，更好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南沙金融30条’对加快推动南沙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深化金融业改革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打造创新型、市场化、国际化的综合性期货交易所提供了难得机遇。”广州期货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慕春介绍，广州期货交易所在南沙注册登记4年来，初步构建起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体系，“南沙金融30条”提出支持在该交易所推出与香港交易所跨境合作品种，是在两地市场互联互通基础上，推动内地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务实举措。

探索推进制度型开放

在陆磊看来，“南沙金融30条”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南沙已有的扎实基础和稳慎探索阶段，实现政策供给与实际需求间的动态匹配，金融服务与产业特色间的有效对接，制度型开放与创业创新活力间的积极互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监管间的统筹协调。

在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上，分处大湾区三大极点的重大合作平台横琴、前海、南沙正联动发展形成合力，以实际应用场景为驱动，通过试点探索积累经验，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谢宝剑表示，未来，南沙将形成“腹地经济+金融枢纽”双轮驱动的新优势：珠三角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为金融开放提供应用场景，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则加速“全球研发—湾区转化”新模式的形成。

“筑牢高水平开放的‘安全阀’，平衡改革与风险管控至关重要。”谢宝剑表示，强化金融风险研判，建立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必不可少。在完善金融监管科技方面，港澳地区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有较为成熟的实践，如通过监管沙盒模式，在可控环境下对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进行测试，既鼓励创新又有效防范风险。南沙可借鉴这种模式，为跨境金融创新试点项目提供安全的测试空间。同时，加大在金融监管科技领域的投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识别和预警，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金融交易的可追溯性和信息共享，提升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专业性和穿透性。

中部区域谈

柳 洁

近日，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安徽合肥、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西太原联合发起《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合作倡议》，提出共同构建中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

交通的本质是勾连与开放，良好的交通环境和高效的路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强劲引擎。从国家战略和发展布局上看，中部地区位于我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位置，建设便利的交通网络，可有效发挥推进“双循环”战略链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交通枢纽作用，助力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促进国内外资源高效配置。

从区域协同看，共建中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能够有效促进中部地区内部融合，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经济板块，改变以往中部地区城市单打独斗的局面，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同时，强化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度对接，推动了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从硬件上来看，中部地区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占中国总里程的34.5%，公路网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民航机场密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高等级内河航道里程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由此可见交通运输协同发展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共建中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关键是要形成合力。一方面，中部六省需加强协同合作机制建设，建立高效的省际协调机制和城市间合作平台，加强在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政策协同、规划对接、项目同步，形成强大的协同合力。另一方面，武汉和郑州应对标各自功能定位，共建贯通中国南北的物流走廊，在江海联运、提升高铁中转效率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枢纽地位。合肥、太原、长沙、南昌等地可基于各自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交通优势，打造特色通道，形成差异化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交通、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交通建设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部地区要抓住历史机遇，依据各类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和空间要求，优化城市的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各类产业的不同要求配套建成城市交通网络，实现城市交通、产业和空间的协调发展。只有当交通网络从“物理连接”升级为“化学融合”，中部地区才能真正释放枢纽潜力，更好地为国家发展发挥关键支点作用。

杭州加快推动固体废物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打造“无废城市”

本报记者 柳 文

走进杭州市富阳区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一台台熔炼炉依次排开，炉火耀眼。行走在厂区内，却看不见漫天扬尘，听不到震耳噪声，也闻不到垃圾的刺鼻气味。

“企业专门收集、利用和处置有色金属固体废物，采用的高温熔融技术不仅可确保处置过程绿色环保，还解决了有色金属残渣利用率低的难题，对危险固废‘吃干榨尽’。”该公司负责人胡显春告诉记者，从含铜废物和有色金属冶炼废物中，综合回收金、银、锡等金属，实现了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工业固废，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可利用价值并不低。专家指出，相较于废水、废气，工业固废更容易实现资源化利用，经过适当工艺处理，还可成为工业原料。固废处理需要“硬科技”支撑。“自主研发的含铜多金属危险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及装备，经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评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胡显春说，这项技术应用可以减少矿山开采冶炼，相当于新造了多座“城市矿山”。2024年，该企业共收集危险固废27.8万吨，产出金属铜3.7万吨、建材原料17万余吨，固废减量90%以上。

这是杭州提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的缩影。“‘无废’并非不产生固体废物，而是设法最大限度减少填埋。”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利阳介绍，杭州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在吉利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生产线，一块块废旧动力电池经电池健康程度测试、拆解、再制造等环节，被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各类电池包。重新组合的电池包可在低速电动车、通信基站、智能路灯等应用场景再次“上岗”。

吉利集团环境专家曾延成告诉记者，吉利着力打造绿色供应链，助力汽车产业低碳转型。吉利要求供应商对各类废物严格管控处置去向，在招标过程中严控危废填埋，倾向于供应商回收再利用。近年来，吉利银河、领克等品牌新车可回收率达97%以上。

2023年1月，吉利汽车成立循环制造中心，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供应链协同，建立可持续的资源循环生态。该中心开展循环车、循环件、循环材料、电池回收、车辆再生等业务，完成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固废管理。

在杭州市余杭区浙江虎哥废物管理有限公司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在分拣居民生活固废。（资料图片）

强化工业固废综合治理，杭州打造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标杆。目前，杭州建成市级以上“无废工厂”197家、绿色工厂116家、绿色低碳工业园区6个。

除了工业固废减量处置、资源化利用，杭州生活固废的回收利用也在持续推进。在杭州市余杭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和微信小程序在线下单垃圾回收，一小时内就会有专业人士上门，完成称重、扫码溯源、计价、打款等一系列废品回收工作，省时又省力。

“从小程序下单到‘虎哥’上门，不到10分钟。”在余杭区良渚街道虎哥服务站，居民赵莉莉将家里积攒的废品变卖，拿到50多元回收金。“每周都会下单呼叫，共回收家庭固体废弃物超过2吨。”对于这种模式，赵莉莉很满意。

“虎哥”，是杭州居民对浙江虎哥废物管理有限公司的亲切称谓。“我们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优势，建立集垃圾收集、运输、分拣、回收、再利用于一体的‘垃圾分类高速公路’。”该公司总裁办主任蔡传钰告诉记者，企业探索出一套生活垃圾“老百姓简单分、企业精细分”的分类模式。

“精细拆解后，要么流向贸易端，要么流向铜厂、铝厂、铁厂等。”蔡传钰说，以老旧家电为例，企业把废物收储过来进行精准分类，然后交给下游公司，提升拆解材料的再利用率，再把它们交给可靠的深加工企业，确保实现资源化利用。

2024年，“虎哥”在余杭区共收集处理家庭废弃物约9.8万吨，减少碳排放量约20.9万吨，服务约37.9万户居民，“虎哥模式”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巴塞尔公约亚太中心首批“无废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典型案例。目前，杭州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67.6%，建成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近3000个、分拣中心48个，“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模式社区覆盖率达95.5%。

打造“无废城市”，需要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双管齐下。“固废生产和处理涉及生产者、消费者、处置者等多个主体，需要多方协同参与。”马利阳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系统施策，探索构建市域统筹的治理体系，凝聚共建共享合力，为固废处理提供可借鉴的杭州实践。

近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东乐北滩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一排排整齐的大型“充电宝”矗立在光伏集阵中，为电网稳定运行注入新动力。截至目前，该县建成新能源发电站12个，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达104.8万千瓦。 殷 旭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韦佳玥 美 编 王子萱